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十五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

長子鄒

金陵書坊三衢龔邦錄君錫甫梓

夏官部第四

要害格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皆以城守要害遣勞將卒之詩也則雖甚盛德之世固亦恃地以為險哉故周官有掌固司險之設月令有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之文蓋其慎也降自春秋而下如楚人之近城郢都者既不

能遠撫邊境若漢文時候騎至雍甘泉者又禦邊無道至於唐以後失河朔以北石晉以燕雲賂契丹是為失險而宋人以內地為邊境則又無所謂邊矣我

國家東自三韓西抵哈密延袤萬里開設九鎮統重兵據要害列堡分屯以捍外衛內者至嚴密矣然先達嘗言之按舊規訪時宜為萬全之計以圖萬世之安者不無可講焉次要害格

九邊總類

以下九邊諸命主却端簡問互參王恭袞楊文襄桂文襄許論魏煥

王恭袞瓊論曰我

國家馳逐胡元混

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

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靈武皇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侯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固聯屬山西諸鎮上戍之嚴未有過於今日矣

遼東

楊文襄一清論遼東保障曰北隣朔漠而遼東三萬瀋陽鉄嶺四衛之統於開原者足過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益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第遼之保障困於地之迂遠今三分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造據暖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勇糧可省十之三鴨綠江名在遼東都司城東天下大水三此其一也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內通畿甸蓋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

無間長白諸山包絡東北南走海上海薄益金以西接虜龍可渡
登萊泛吳浙地饒魚盜穀馬 國初馬雲葉望經畧置衛所不復
如古設郡縣獨遼陽開元有案樂自在二州慶隆夷其保塞奚夷
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朵顏福餘大寧三衛
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思威羈縻為我藩蔽而奸闖出入亦不能盡
禁也東北諸夷屋火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西俗仍北虜時時抄
掠故遼東備邊典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先事防守俾信義相懷
足制其心斯為上計俘斬論功第二義也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
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土
河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
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人每憤焉成化
以來屢議收復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遼陽以此益聚兵食益

窘門原三城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輟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
戕我失漁樵之利又畧我勇女畜產二江外否即禁之耕織日夜
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夷貢市內外皆
山多伏虜我難於法望瀋陽雖有閭房馳救外險內夷不能援鳳
凰壁戟東垂鴉鵲鎖鑰西境並海日州持符勝之捷無海寇弘治
中嘗一至未及岸而去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若沮洳焉他
如草馬市之奸欺然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
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國初即古會州大寧地我

高皇既逐元君迺即此地設北平行都司兵營諸屯衛封建寧藩與
遼東宣府聯絡東西為外邊已而魏國公經畧自古北口至山海

關增脩隘爲內邊以故薊州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皆其管內艤泛東萊陸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蓋京師左輔也又地壤深厚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

文皇靖難元良合內附迺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而三布興營諸衛於京府之境大寧地盡界元良哈通貢互市王藩離即彙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自是江螺白雲之北棄與戎寇遠之宣府聲援隔絕諸夷裂我險阻間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行言之左臂癰腫則二谷孤子後背偃倭則蘆花阜薄受其喉吭則遼海坐隅扼其膏腹則陵寢警逼失計甚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方隅寧謐土木之變三衛爲也先知導始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總其叅將內臣增設日多三衛亦矯詐反覆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

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迺還蒙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黎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莖花營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迺址恫疑中國而叅將陳乾魏祥先後湓沒以故三衛日驕嘉靖中革蘭台輒要官賞請益貢禍挽所伏不淺也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本兵無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卑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兵屯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本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當設有關城勢孤難守議者欲塞川源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下通流水上傳烽火亦一策也喜峰口三衛貢道稍深峻燕阿營太平寨馬蘭谷密四營聲勢相援虜即至中兩營當其衝燕阿密雲相倚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虜當大挫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若乃

山麓林莽樊樹阻固以供薪炭伐條故曰就踈薄嘉靖中胡守中又出塞盡斬遼金以來松林百萬自撤藩蔽矣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寒峰黃崖按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陽寧接獨石 成祖三犁虜庭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城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未無虞矣已乃棄大寧典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宣德中遂徙衛獨石處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殘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分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勢完易守然去京師近北門鎖鑰所宜慎也鎮分五路獨石八城為北路地雖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延下中路葛峪太白陽青邊諸堡西路柴溝洗馬林

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川皆稱虜衝警屢至馬東路永寧四海冶龍門彖顏所伺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亦要地也今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矣如補長峪城鎮邊之募軍浮畱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揅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豈容已乎且宣府軍素稱敢戰矣乃嘉靖間叅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謀此則漸不可長况習聞大同之變耳目所染可不慮哉此撫臣守將交任其責可也至邊儲一節倉廩僅存芻粟日窘每有警報輒議空運楊守謙論幸虜無他計僅為草竊即狡不過也 火篩輩耳然使屢入內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困我宣府至京僅三百里柰何不為之所也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松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虜患虜南犯應朔不西入平虜威遠則中經右衛水口諸城堡即掠順聖右天城陽和當其衝矣平虜西連老營堡近偏頭關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着麥川狗澗灰泉皆套虜渡口虜涉河瞬息可至故大同稱難守况自多故以來大邊既失二邊之內棄為虜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與虜通反為鄉導夫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戍為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為我利二邊宣寧諸縣棄地漸圖恢闢高山聚落二堡實鎮城兩腋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或謂張文錦之致變有可懲不知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也征之不克撫之不輯用夏從夷為禍尤棘正綱紀布威信化頑嚚潛消默奪不故震不竦在得人何如耳北虜貢路

例在大同弘治中許襄毅公進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昔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俟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許襄毅巡撫之日裁占後禁掎克恤調遣優死傷鎮人至今不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宜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息之不感驕悍之習何以馭之哉然則撫臣守將須擇人可也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衛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議徙鎮榆林堡內地稍安又築邊牆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斷山湮谷名曰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敢輒渡河我游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稱

雄鎮矣當其時寧夏撫徐廷璋亦脩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
父之玩弛墻薄溝淺虜遂以套為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屢有搜套
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舊城又謂當復守東勝路可無虜患然
用人理財宜在所先審時度勢未易言也我兵日斂虜巢日深諸
利皆失鎮城四望白葦黃沙地無產穀商無通貨一切芻糧仰給
腹理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為折色重以災蠲
民通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朱珠芻桂之謠即虜厭境據魚
河我餉道遂絕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得食倪岳許論嘗欲通舟
河渭轉漕邊鎮此本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將士懷
忠畏法死魚怨言又果悍敢勇戰不貫胃虜呼為駱駝成人馬見
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才有鄭氣視他鎮為最矣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險
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繞洽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既入套河
東三百里花馬清池水營左右反為敵衝自巡撫徐廷璋築墻總
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更益敵臺足禦小寇顧兵寡勢分虜大舉
輒不能過嘗謂弘治前虜不戀套或連歲不至即至在冰堅時凍
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水時候虜入則戒嚴出即否今虜渾脫
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誘我逋逃盡知內地虛實咸
寧固靖不得休息許論欲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叅遊總
制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與武諸營令三百里內旗幟相望乃斗
相聞鉄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墩堡可謂振吭之計東援榆
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許論又曰往時套出入河套犯甘涼
皆由賀蘭山後自總兵杭雄敗後遂出山前趙瑛周尚文禦之皆

敗由此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遠棄地蓋
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
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
鎮番內皆漠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控梁靖固中衛皆安枕
矣噫豈易言哉

甘肅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為孤懸自蘭州過河
至肅州有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為鞬子南為番子
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棄之恐鞬
子卒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
地專倚水利近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亦
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兩賜不調通不收成十

室九空人人饒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殺數次客兵主兵不時駐
劄此 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

甘肅即漢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者也蘭州為金城渡河而西大
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又西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又西四百
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又西出加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
密諸城皆燉煌地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遂棄燉煌關加
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湟中也自涼州而北二百
余里為番鎮衛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
域南隔羗戎北遶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為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謀
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策屢朝議胡世寧論之悉
矣亦不刺阿耳禿斯二寇盤據西海吞並屬番為西南患頃許亦
不刺內附尋以敗弱故棄不納以為失計正德中土魯番兩犯甘

肅彭澤陳九疇皆以忠勇獲罪貽笑奸夷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
虜置哈密近境結以恩信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策之上也倘有
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止云戎心巨剗而不知窮
虜易用乃今自據西海散處河岷阻扼

成祖以夷用夷建寺立僧有深思焉西域稱王數十貢文數百紙澤
騷無厭苟不徵勅給符限年勒名坐困中土矣嗟乎河西危則洮
岷臨鞏漸被其禍關西隴右憂方棘也

固原

固原本開城縣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專脩靖虜一面平固安會間
稍得休息弘治間火篩入寇內郡遂為虜衝始改立州治設固靖
甘蘭四衛統以總制泰遊與寧夏為唇齒塞上人謂花馬池諸城
為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固原可无虞而響石溝至靖諸堡脩

築亦在所綏蓋分力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總制不駐
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每黃河水合靖虜南北一望千里坦如平
地若賀蘭山後之虜履冰南下蘭靖安會即為禍階調兵防守候
在水凍而西風臨鞏之後多未經戰豈能捍禦不添沿河之堡不
屯常戍之兵固原亦未可息肩也

已上九邊已下六
係邊關要害

長城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築也昭王時
已於隴西壯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
明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
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
而補之亦不為過且有為民之意存焉使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
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非計也但內政不脩

而區又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具無已之功則不知所務耳

直隸三關 居庸 紫荆 倒馬

山西三關 雁門 寧武 偏頭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雁門偏頭寧武隸山西巡撫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雁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閭狄藩華險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崗復嶂扼為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巨四海名朝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為京師北門居庸左轉蓋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山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餘里中有問道騎行可一人即札

八兒漢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守備不能專務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為之限隔騎兵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雁門三關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陘西盡雍河之濱雁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出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羅夫環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脅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逋者奸闌廢釜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覆符券乎嘉靖以來慮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群來旅往如履康衢可不慎哉

陝西三邊四鎮

陝西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東黃甫川至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于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牆外悉為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惟黃甫州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後泮娘娘灘或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家自坪或灘或渡口入套每遣零騎伏林逐草往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無虜由橫城渡河而西為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虜時住牧盤踞屢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肅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潰牆

入山後冬由靖虜衛踏冰入則臨鞏涼夏諸郡縣皆驛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革咂等族有番落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

紫荊關

已見前直隸三關此又揭其要耳

元人進金史表有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隘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荊而謂之隘吭其輕重緩急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固死生之係也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足為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荊其亦不知大勢

矣

參衍義補

黃河套

河套事宜亦已見前寧夏鎮集此也為國家常謀之也故不詳之

黃河套為古之朔方諸郡以限華夷而為延寧之扼塞也其地周回六七千里土肥磽可耕桑三百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三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渝河則唐三受隘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

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始築榆林堡城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道遂知勾套所在不時出沒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屯友在其外矣成化初毛里孩糾衆深入而李羅繼之阿羅復勾引滿都魯訖加田心蘭聚衆益為邊患時大臣有復套之議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盛行視葉以為未可輕議

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而墩臺崖寨拓城屯田靡不周至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為三矣此余肅敏于俊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敏肅為失策嗣是楊邃庵亦屢諫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罷嘉靖丙午虜竊據套中侍郎魯銑為陝西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且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而又為當路者所沮竟及於禍或曰然則復套終不可議乎昔丘文莊有言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建三城於河之外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也唐自有此城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此其明驗也今之甘肅寧夏固已足備其西然三受降城之舊東勝之守尚有可議或其才力未易為亦在任之有人行之有漸處之有道耳嗚呼此豈書生所輕議者哉參衍義補今言及歲抄

野記曰天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者有言沿河築場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秦塞毅公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常便也 上是其言

京師內外藩籬總論

京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太行西來環而繞之東極醫無閭之境以為第一層之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安四海冶以而

歷雲代之境而至於保德州之黃河重關列戍以為第二層之外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遷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而京師東北藩籬遂成卑薄甚矣異時則有外患可虞也謂宜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之境庶

國家之險既失夫復得藩籬厚而根本固無可乘之隙意外之患也又于山後緣造之北東起永安之四海冶西抵保德之河濡自東而西計其長得一千三百餘里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因崖險隨地勢築為城墻以相連綴亦無甚勞費昔高閭謂十萬人一月可就而有五利苟乘無警之秋豐登之歲而費貲糧人力以成此功則所謂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

國家實享其利矣義補

江淮襄陽巴蜀要害

昔人謂畫野分州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故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二江合滾峨眉重阻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而不知為守淮計知有荆湖而不為襄漢計知有巴蜀而不知為漢中計非知險者也蓋長江所以為江浙之籬籬襄漢所以為荆吳之唇齒漢中所以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啟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水而朱序必歆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

荆湖則荆湖終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列守劔閣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境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徇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為要害以漢中為門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曷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越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兗則江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灞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荆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夫

昔人之論守南者如此則今日之脩北者可知矣

險固總論

國所依阻曰固石國曰固在野曰險

葉氏時曰聖人設卦現象攻重險也故彖之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聖人守國夫豈恃險以為固也蓋險者天地之所設聖人固不恃險以立國亦未嘗因險而守國而其所以用險之道則大矣是故成周設官掌固以掌王畿之固司險以司天下之險而二官於司馬者蓋將謹固封守而預為脩也如萃之除戎器以戒不虞豫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此義也然周人營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則周公非恃險以立國明矣今以掌固考之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必脩也北守之必得池利也一庶子衆庶之守必頒也此守之必得人和也餉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脩也財用之分稍

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役財必秘守政必通恐其力之有不足則人得以乘其罅也晝必三巡夜必三鑿音戚守夜之恐其守之不嚴則人得以投其隙也至於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以絕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其阻路所以杜姦寇入侵之道周人之於守脩必為是纖悉委曲者豈非以形勢為不可專恃而守脩為不可輟弛耶若夫周之所以守國者則又不專在是與皆守國之法六九畿有職則守在九畿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屬之官無非周人所恃以守國者如山林之有虎豹川澤之有蛇龍伏乎其中而凜乎其外國之險固孰有大於此者不然則山河魏國之寶吳越且知其不在德不在險豈以周公之智而不及此哉

江防

按三國魏武帝再至廣陵臨江視兵見廣清泓湧嘆曰嗟乎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建炎劉珪亦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則長江豈不成勝勢哉然王濬之克西陵北軍飛渡韓擒虎之濟采石陳人不覺則雖有勝勢亦視吾所以守禦之者何如耳呂頤浩有言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不可預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督造船具詢水戰利害當時宋遷都建康恃江為守故有此論今天下一統其要害固不係長江然潢池之孽言竊發不時順浩造船水戰之說可無預為之計乎

海防

按章氏俊鄉之書曰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指建康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為要害天故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

海塩為要害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為要害于此為脩而賊不能衝突矣葉義問亦言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脩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結練海道之險易又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于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于舟楫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策之上也此雖皆為宋都建康而設茲與今日事體不同然嘉靖以來海上築點之徒或射利以熾張或望風而羶聚而島夷之為患者縱橫劫掠於吳淞閩中嶺表之間且數歲其始皆從海上來也使當時有建此策者撓之以土豪扼之以官軍而於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過之則彼豈能飛渡而登陸乎若熾張羶聚之徒又不足言矣今幸海波不揚而桑土之微不可無慮其間規畫之宜如簡沿海之軍復戰艦之數固所當預若夫人防海阨其

要害與土豪分寨為主之說誠有可行者昔日緝使登陸而百萬
禦之不得及召募烏合之衆以應接者功相萬也當事者圖之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十六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金陵書坊三衢龔邦錄君錫甫梓

秋官第一

刑法格

夫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左傳後世

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

一蓋欲民之無犯耳唐刑志故聖王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天象

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鑕鑿刑也薄

刑用鞭朴其所繇來者上矣西漢書然威實輔德刑以助教所謂

本末有序以致刑措帝王之極功也自禮教既衰用法一切嚴

削至於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嫚慢而有識者乃思為

清源正本之論欲刪定律令參酌古刑悉蠲文致微細之法使刑可畏而禁易避亦深有意焉某因擗據古今律令議比之大要次刑法格

刑總類

易噬嗑彖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明象雷電光賁彖曰山下

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象雷電光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象雷電光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象雷電光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象雷電光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象雷電光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象雷電光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象雷電光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正卯无

丘氏濬曰易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

旅皆有離明之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則兼取艮蓋獄以明

照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

非艮以止之則輕於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於巽兌先儒謂

中孚全卦似離躰有震艮蓋用獄必明以照之使人無隱情震

以威之使人有懼志而又當行而行當止而止不過於用其明

而恣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

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士師旬

而職聽之三月而上之議而又議緩而又緩求其出而不可得

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本乎至誠孚信之心存

乎至仁惻怛之意而在人者無道憾矣

人物此風感水受所以為獄緩死之象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

蓋明威並用上明在下是用道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中孚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而互相用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明上噬嗑二卦交相成

戴禮戴古者以法為術勒以刑為筵以人為手而御天下

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倫也也郵罰麗於事罰與充同凡有罪責凡必使罰與事附麗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定者持

繼而巳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宜以別之承上意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

之成獄辭史史司寇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

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在王之外朝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宥然後制刑通失三宥曰遺忘凡作刑罰

輕無赦法雖輕不刑者例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書

心焉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改者殺作淫殺異服奇技

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虞刑以下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行刑金作贖

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傳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

劓非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

刑者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

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本

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朴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

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金作贖刑者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

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言者從重入輕各有調理法之

正也青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

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耳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

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比二言

者或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
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服其罪也五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在外曰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傳曰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惟大辟
弃之於市宮辟則下蚕室餘刑亦就屏處不使風中而至死也
五宅三居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
里之外也惟明克允又戒以當致其明察使刑當罪而人信服
也

禹謨帝曰臯陶惟茲也臣庶罔或干予正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其始雖不免用刑而民協於中時

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於世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夏作禹刑通刑官曰大理叔向有夏書昏墨賊殺之文

商湯制官刑官府儼於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歌常舞若巫現然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過而無度曰淫敢有舞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倒置恃理曰亂惟茲三風十愆鄉士

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於蒙士欲其入官而知正諫

周刑 周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

刑新國用輕典汙習未方二曰刑平國用中典習俗已成三曰
刑亂國用重典頑昏暴悖宜以剛克以五刑糾察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曰官刑上能糾職五
曰國刑上忽糾暴 按昔人彞言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
樂哉蓋力不懋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亂不除則民不安而民
歛國離矣孝不盡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職不舉則治不成而
政衰俗薄矣禮不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強矣此野軍鄉官國刑
之不可以已也然則刑之為刑雖屬於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焉
五刑所糾之事先王所以化成天下而保其終不怠而又不廢者
職此之故矣

以園土駁教罷民 不昏作勞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
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

按園土者獄城也凡為邪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以所能役使
之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月以耻之所謂施職事焉以明刑

耻之者是也兩造者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東矢 取其然後

聽之不至不入東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兩劑者使後者 以相告

名曰各齎券書然後使入鈞金又三日乃聽之不券書不入金

則亦自服不直者也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

使善也凡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者於州里者桎梏而坐

諸嘉石役諸司空坐與獄各以罪輕重為之肺石赤石也凡悞

魚兄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 復若上書詰而其長弗達者 長謂

緝遂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凡此皆大

司寇之所職也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 冀有可至於旬

乃弊之 十日乃讀書則用法 猶言讀諭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以

八辟也 法麗也邦法附刑罰以三刺也 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

群士計獄獎訟登中於天府

按五聲者一曰辭聽不直則煩也二曰色聽不直則赧也三曰氣聽不直則喘也四曰耳聽不直則惑也五曰目聽不直則眊也八辟者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如三恪二後三刺者一曰訊群臣士以二曰訊群吏府吏胥徒三曰訊萬民不仕者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小司寇之所職者如此

士師之職掌國五禁以左右刑罰以五戒先後刑罰掌邦之八成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各掌其鄉遂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按五禁者一曰宮禁宮二曰官禁官三曰國禁城四曰野禁野

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使之內有所聞以書而懸於門閭使之外有所見如古之所謂禁書也五戒者一曰誓若湯誓之類用之於軍旅二曰誥若康誥之類用之於會同三曰禁止使勿為也用之於田役四曰糾其有用諸國中五曰憲而懸用諸都鄙蓋五禁以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五戒以勅其勿怠施於事為之際一則使無進而麗於罰一則使無退而麗於刑

所謂左右先後刑罰者也其所掌八成則一曰邦汙謂刺探邦

池干二曰邦賊謂潛謀陰結三曰邦諜謂敵國行間四曰犯邦

水者五曰橋謂讀曰邦令謂許為符璽六曰為邦盜謂竊

取國者七曰為邦朋謂私黨相八曰為邦誣謂誣罔造妖此又

正亂之成法使士師掌之使其知有犯於此者必刑之而無赦亦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道也然此士師掌在國之法者

耳若其布列於外者在六卿則謂之鄉士在六遂則謂之遂士

在各縣邑則謂之縣士各掌其民數以糾戒令聽獄訟異死刑

而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也以職事聽於朝刑士旬日遂士旬而司寇聽之

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

成士師受中受獄訟之成也協日可刑殺之日也刑殺肆之三日陳尸若欲免

之則王會其期司寇所之日王欲赦之則王親往議之遂士則王命三公會其期

縣士則王命六卿會其期先王之不輕殺人如此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

刑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其刑罰

而以辨罪之輕重按五刑所謂肉刑也呂刑有曰作五虐之刑

則在蚩尤之世已有之而五刑之名則始見於虞書然亦未有

其目也蓋其目則始此墨劓而涅之也劓者割其鼻也官者

丈夫割勢婦人幽閉淫刑也刑即刑也截其足也殺者即大辟死刑

也司寇掌斷獄弊訟而輕重應否之間一聽司刑之所附麗此

先王之世法相參而民無寃者欵

書君陳王曰成王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刑寬而有制以和殷民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若爾惟勿

宥惟厥中有弗着于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刑而可以止刑乃刑

之徂於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以其所聞者大也按周書

君陳篇孔氏以為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東周公親自監之周

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中言周公之訓者

三而此則訓其用刑也複玩其詞既慮君陳之徇已又慮君陳

之徇君而惟欲其審輕重之中此成王所以稱令主者耶

書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凶器而謂之祥古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祥之大也

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刑之辭五辭簡孚核其實而正也於五

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五過之疵惟官

勢惟反報德惟內女謂惟貨賂惟來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地五

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審克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

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聽即色魚簡不聽具嚴天威上帝臨

按書呂刑蓋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

篇蔡氏以為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夫舜典

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

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所謂五刑疑赦其

罰曰百鍰曰鍰曰惟倍曰倍差倍而天差曰六百鍰曰千鍰而

其屬惟三千者蓋并大辟而亦與之贖免其勢必至於富者得

生貧者獨死矣漢張敞以討羗突食不繼建為入此蔡氏所以

謂夫子錄之以示戒也然馬氏則言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

贖特其一事耳後世儒者因穆王有巡遊之事遂或謂此書係

於既聞祈招之後庶幾近之

春秋鄭晉刑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叔向使貽子產書曰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用三代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弁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末喻小將

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予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吾以救

世也 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賦鐵記令以鑄刑鼎著范宣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

所受法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之官為被虜之法 以為盟主令奔是度也而

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矣禮微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有民不奉上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宣子蒐刑也夷晉地名言乃夷蒐之法也晉國之亂制也持一蒐而三易中軍帥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

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說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是不然夫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為范宣子所為非善政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令人知也其論子產亦有未盡蓋子產相鄭當王室既卑諸侯力攻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隳俗訛觀時之宜設救之術以外抗大國內安疲畔故仲尼兄事之聞死出涕稱為古之遺愛蓋盛德也然則鄭之刑書晉之刑鼎可同年而語哉 或曰鄭晉二國刑書皆先世所有然刑雖有常亦臨時而為之輕重今鑄於器則以為定制無復古人酌量之義故仲尼叔

向說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是亦一說

戰國至秦刑

魏文侯師李悝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所著共六篇要皆罪名之制也三國釋志西漢書曰韓任中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魏三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至於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標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以百二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圍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漢刑 高祖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秦苛法其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擴摭也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

按高祖三章之約蕭何廣為九章既益矣其後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至武帝時又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決事比乃至萬三千有奇作法於濶猶恐其貪其此之謂歟

文帝除肉刑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謂黥劓斬趾也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觀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並宮刑除之乃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則是宮刑復用其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賀皆坐腐刑蓋雖以施諸死罪之情輕者而其用心亦異乎孝文矣論者乃曰孝文既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豈必復肉刑而後能不殺人耶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按西漢書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

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熟計盡除之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晁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謀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故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為盛德之累乎

京帝定箠令 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後當笞者笞臀蓋先時笞皆也毋得更以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武帝條定法令

武帝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耗酷吏擊斷姦軌不

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見知人犯法不牽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

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

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以例相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是以

郡國承用者駁謂不曉其指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弄法

財如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附議者感冤傷之

宣帝置廷平

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其為置

廷平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黃霸等以為廷平負四

東漢光武有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立春之日

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徒之罪非殊死

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

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 按此迺范曄之論也而或者乃謂其有綜覈操切

之弊何耶試觀當時窮治楚獄累年坐死徙者甚衆非寒朗言其

寬則帝必無洛陽錄囚之幸矣此鍾離宋均每以察慧為一曰者耶

章帝詔有司絕鉗鑕諸慘刻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

餘事定著於今

漢時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畧曰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

類多起惡莫復鼎正夙沙亂齊伊疾禍宋趙高黥布為世大患不

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

孫臏寬如巷伯遠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太甲之思庸穆公

之霸齊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遜陳鴻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

復漢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繫矩就長

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唐刑 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
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
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
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
例二曰衛禁三日職制四曰戶婚五日廩庫六曰擅興七日盜賊
八曰鬪訟九日詐僞十日雜律十一日捕亡十二日斷獄其用刑
有五一日笞笞之為言耻也凡過之小者箠以耻之漢用竹後
世更以楚此與齊同書曰朴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
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
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輕重有
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五曰

死迺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鑿絞斬梟裂而流徒
之刑鞭笞兼用數者踰有隋始定為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行
三死刑二除其兼刑及梟首輟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
唐皆因之初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
律五百麗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令增損隋律
降大辟為流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
十六條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
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高宗時詔律學之
士撰律疏又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曰留司格頒之天
下曰散頒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
元格後勅文宗有太和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
為大中刑律統類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天恣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收然細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斷死罪二十九

按唐太宗初即位詔死罪中書而下平議及覽明堂針灸圖禁箠囚皆豈不謂仁恕之資哉然自張蘊古之死也因奏李好德罪不以實而斬法官以失出為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聞劉德威大理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之對事在始矍然大悔不然豈有六年親錄囚徒縱死罪之事乎由是言之則太宗終成仁恕之君者德成之功固不可少哉永徽以後武氏得念而刑濫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衛史大理寺

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為能至不釋枷而笞箠以死者皆不禁有至死而杖未畢者武后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脩后周告密之法任川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集告事共為羅織構陷無辜如狄仁傑魏元忠輩亦幾不免其毒虐所破自古未之有也玄宗即位以來號稱治平大理獄相傳烏鵲不棲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為幾致刑措自李林甫用事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寬之憲宗英明果斷數誅方鎮然用刑喜寬仁文宗時閹宦肆孽不能制所誅殺夷滅心知其寬為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武宗性嚴刻宣宗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

總論唐刑按唐書刑法志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於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可謂

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後續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簡省歲斷死罪五十八人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凡所興革一切臨時苟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宋刑 宋刑法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勅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勅 按宋室用刑參酌古說並建官師在京之獄自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幾其失斷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許之湔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求而昔之詢與讞者皆無預焉外則如川峽去朝廷遠者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蓋分職以防閑考覆故論者謂宋比之前世刑獄號為平治云然自中

興以後務從省官而獄有不得其情法有不當於理者矣太祖懲

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按委刑部詳覆既而又令

諸州錄參與法司椽同斷獄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

情理深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折大之非害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致刑獄淹滯

具名以聞又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復建三

限之制大者四十日中事廿日小事十日淳化中置御史臺推勘

官以京朝官充諸州有大獄令乘傳就鞫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

蔓魚蔓魚晉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彙式

一限之制推勘之兩京江浙大飢民多相率持杆棒投勝

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氏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

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為有者杖脊餘悉論杖

罪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 論曰張江之斷斯獄太宗既
感悟詔褒之矣又令本州大發廩以賑飢民遂遣使分詣諸道
巡撫自臨遣語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餼糧以圖活命耳
若其情非巨悉悉為末減法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很難制為
息閭里者始便宜從事務於除惡繇是獲全活者千計某讀此
蓋甚悲頃歲饑民之不幸焉彼為持桿投券之平民者悉論死
矣設有持寬厚之議如張江者以聞於朝則抵罪者止於首事
者耳何至盡死哉江南為滯國之區歲侵之民坐此患 斷斯
獄者聞此必知所感動矣

仁宗朝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
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
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蓋以奏讞之法廢失 朝廷欽恤之

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一覆奏

按燕肅引唐事寬死刑其意厚矣然考之唐凡決死刑京師五
覆奏諸州三覆奏故全活甚衆今肅議一覆奏得無如王曾時
在中所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徃行而久不得
決者乎故曾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於是遂有死罪情理
可矜乃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之詔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
罪者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釋著為例名曰貼放由是吏無所
牽制請讞者率多為減死賴以生者不可勝數今世大獄不無
可矜可疑者覆奏請讞宜亦准宋故事慎毋巧避微文一切致
之重辟以失

朝廷 欽恤之意哉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勅更其目勅令格

式而律恒存乎救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咸熙寧中祖魚擇苗振之獄既成詞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蓋王安石以私怨諷御史王子韶誣其過自後多與詔獄有凌遲之法矣

按詔獄盛於熙豐之間了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祖魚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濟之獄蔡確欲撼吳克而特勘潘開之獄其事皆起於纖微而根連株連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謂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其甚者至於語涉指斥如李逢而劉育徐單等皆處以凌遲之刑

則皆詔獄之興起之矣

哲宗紹聖中章惇蔡卞既用事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京高士及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廢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先是帝曰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

丘氏濬曰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為若其間世異勢殊人情所宜土俗所異因時救弊不得不然則引法與例取裁於上可也宋臣僚之請得此道矣在

今日亦宜然

高宗建炎初詔自今並遵嘉祐條法 按史自元祐變熙寧之法 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各自為書而刑書寢繁故 有此詔然自渡江以來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記 胥吏因得予奪夫法令兵存姦吏猶得而舞之况一切聽其省記 則欺弊何所不有此劉一止時為御史所以不能無論欤

寧宗嘉泰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天下所上死按一千八百一十 一人而斷死者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夫有司以具獄來上必 皆可論刑之人陛下貸其罪辜者凡一千三百六十人豈為細事 請詔秘書省脩入日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刑之濫 從之

按嘉泰之貸放死刑可謂寬仁之政矣然觀當時臣僚之奏言 近日行兇之人多有賂被死家財物不令到官且保甲巡尉縣 道各有所憚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今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人 者反為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嗚呼縱而不問者既得 不死論入死按者又多貸放則相讐殺者常逃於刑矣而被殺 者亦何以贖之乎故凡大獄必鞫審請讞務得情實使無濫刑 無縱罪戾乎其得中矣

聖朝律令

聖祖登極之初即為大明令

洪武元年

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

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 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 律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故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閔之今 所定律令煩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

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
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宋太祖建隆三年臨下以簡
必務哀矜之詔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
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
等書凡宋唐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但不用唐宋之舊
名耳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其中方草創
之初未暇悉其曲折故明示以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以
脩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

祖訓訓告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
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
見已 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

載而具於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於

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符儀

洪武七年劉惟謙進大明律表畧曰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立
刑之法漸著其詳不可復知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
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
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聚漢魏晉三家
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可謂集厥大成矣洪
惟

皇帝陛下登大寶位訓迪群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屢詔大臣更

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勅臣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
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

墨為之裁定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
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歐曰詐偽曰雜犯曰捕亡曰斷
獄采用已須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
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
六百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
按大明律七年所成也其後以律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為釐正
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使各有攸司析十八篇以為一十九約
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為戶後婚姻分鬪毆以為鬪
毆訴訟廩庫一也則分廩牧於兵分倉庫於戶焉職制一也則分
公式于吏受贓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
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條雖沿於唐而實皆上稽天理中
順時宜下合人情以止百王之準繩者也然丘文並以為周人象

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今承乎日久已異 聖祖
定鼎之時當有酌諸事情揆之時宜一加改正者頃歲策對亦謂
律中疑文隱羨比部廷尉有至異論者而例益加多傳予莫依趨避
莫措以為宜講明而齊一之使科條纖悉判若黑白是亦一見也
教英論曰我

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
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
贓証者法也罪可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
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羨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
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

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列聖慎刑

高皇於民矜之切故亟諭乎臣諭之懇故廣設乎諭為之諭嬉曰嬉
草萊者施鑄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為之
諭澣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之澣濯則可以復潔為之諭
射曰臺憲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府
操弓矢以學射者也於臺憲乎取法為之諭御曰王良善御豈在
於策周公善治豈在乎刑為之諭田漁田竭澤而漁害及鯢鮪焚
林而田禍及麇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為之諭索魚曰求生
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為之諭啗曰愚民犯法如
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
仁而仁或可濟

太祖訓群臣者大畧如此

成祖諭薛崑若陳英吳盛執法諸臣有曰司理之職重民命為本輔

君之道於仁政為務有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欽恤後世以
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有曰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
和召水旱之灾有曰謂之欽恤者欲其敬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幸
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

成祖諭憲臣者大畧如此

孝宗弘治十一年一疑法司問囚近來條例太多難以遵守中間有
可行者三法司查議停當條陳定奪其餘冗瑣難行者悉皆革去
閔珪王軾等奉詔查議將情法得中經久可行者條陳上請復
旨再三會議具奏其間僅六條未當復令再議明白其慎重刑法
如此

世宗登極詔書內一款凡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斷不許深文妄
引參語濫及無辜後因司牧者不慎聽讞至使小民冤顛乃推慮

天下大矜無辜 勅諭憲臣曰司民牧者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
或律法不通或任情以作威或深文以鍛鍊其或貪賄聽囑顛倒
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又曰有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讞民
以不寬嗚呼公慎二字誠用刑之要旨矣

刑法總論

夫律有法有情罪無可疑法所必討則如帝舜不得撓皋陶之守
示有執也神禹不能寬伯友之誅示有公也免冠頓謝而守廷尉
之平示有信也揮淚臨刑而正街亭之戮示有明也若情有可原
律所不及則如孔彥昇謂絕不為親即凡人者可論以大逆乎程
咸所謂女獨嬰戮二門者可槩以族誅乎柳宗元所謂救兄有急
難之義者可例以殺人乎柳公綽所謂以妻而戮於母者可斷以
償死乎故畫衣象冠赭裳菲履示辱而已矣將刑不舉則轍樂

示欽而已矣書之甫刑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又曰受于嘉師監
於茲祥刑夫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者民受中以生未
嘗不善其階於罪非其本然也失其教也仁人視之則皆嘉者也
刑本不祥罟也而謂之祥刑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乃所以為祥
也夫誠嘉視乎民祥視乎刑而有不慎重者乎苟知慎重而庶乎
肺石無畫額梧丘無夜號矣

復讐類

韓退之復讐議曰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
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意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
省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
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朱有非
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之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
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
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死則}讐之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
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
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也
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
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愴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
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
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
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牧人之

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於赦不可一
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
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柳子厚駁復讎議曰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尉
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办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
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
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
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
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
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
情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判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

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
誅獨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聞上下
蒙冒顯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夫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
以衝讐人之胸介也曰克郎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
有色將謝之不暇又向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不
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
戕奉法之吏是悖驕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
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上上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
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與告也非謂抵罪觸
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
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上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上相讐也春秋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
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辱
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
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
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
以前議從事

按史唐元和中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勅
復讐殺人固有彙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
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

流循州當時退之為職方員外郎獻復讐議史文有史官字時

又按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讐自囚請官左拾遺陳子昂

此天后時為此義以駁之夫杯之闢陳以為則不旌是矣然以

事後子厚

為服孝死義不可以為戮宜著於令是將韓之言謂子復父讐
使天下交相殺戮往來報復無已時也若
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奏聞似為浮之然論者桂猶以
為不能明先王之故蓋欲依古許人復讎則為有司者道法交
有所不備不許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此語為父
共載夫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故先王建官並設調人士師之職
游之讐言不同國三項而言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弗讎調人之職是也周禮調人掌司
此過而殺傷人如律文讞殺過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
失殺之類則以民成之成平也有司殺之上師之職是也蓋先王治世不專以法法之中有情
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情法而得仁義並行則雖無事於復讎
而雖無不復矣使必挾復讎之義而私相構害則是刑戮之民
大亂之道也某因以是折衷退之子厚之議焉

赦宥類

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安國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青災肆赦易於解

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周官朝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二過失三宥曰遺忘一

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

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執賊良民而其

弊益滋蓋流於此肆眚而曰大眚說失刑也 管仲曰文有三

情武無一數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

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

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

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東漢王符述赦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

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萬
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
十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冥其姑戮以解畜憤
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
見讐而不討遺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孰甚焉夫養稂莠者傷
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故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論者多曰久
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責以解散此末昭之亂本原不察
禍福之所生也蜀漢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
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
上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惡禕謝
之祕有言丞相亮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
漢不願為赦漢元帝時匡衡上疏言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漢曰惟願無赦而已

共景昇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唐制赦曰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下搥鼓千聲訖宣制赦其赦書頒諸州太宗嘗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五代晉張允進駁赦論曰帝王以水旱故降德音而宥過開往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罪者嚼冤嚼冤者何踈見赦者何親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免災也

宋朝赦宥之制其非常覃慶則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犯死減等而餘罪釋之

流以下戒笞杖笞釋之皆謂之德亦有釋雜犯罪至死者其恩濡之及有止於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之地者則謂之曲赦宋自祖宗以來三歲恩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以為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

論曰唐虞三代之所謂宥赦者即胡安國所引經傳是也皆青過之小刑罰之疑又皆臨事因時而為之斟酌昔人所謂雖曠歲而不一赦年而下百赦無不可者後世大赦之法至按以為常典凡有吉慶克捷祥瑞郊行之事往往頒赦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誥於是赦為偏枯之物三國孟光言長之效之門至有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喻數百如五代百者詳李蓋不惟有罪者幸免且無

功者超遷刑賞至於俱失矣故洪氏於唐莊宗

五代

同光大赦

前云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不在此限以為制

得其中而又言今日或不然蓋傷宋數行覃霽之惠奸長惡也

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者一切不死

今聖明之世赦宥不赦常赦所不原者不及第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制誠得中矣然賞善罰惡國有恒典凡此罪負者即所犯有大小不同而覃息所及既皆得無罰矣彼不惟無罪而且強為善不惟無負而且急供上者亦何以勸之乎論者以為除罪不如理寬而罪之涉於青災者斯為除之可也蠲負不如加減免而負之出於歲侵者斯為除之可也如是而又寬征省刑弛工緩役而奉行德意者又不至如張方平所謂天下大信者焉則不幸而陷於惡者既得蒙宥而自勉而趨於善者亦均被福

而曠蕩之恩徧于天下矣昔吳致堂曰赦貴希而實不貴數而
又希者尚按故事而不盡去也數者意在邀福而歸諸已也此
為宋致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
被其澤也丘文莊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姦究得志而
良民不安當危疑之時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
嗚呼赦之說盡於二公之言矣

今經世格要卷二十七

古吳常熟後學鄒臬子靜甫輯著
金陵書坊三衢龔邦錄君錫甫梓

冬官部第一

工虞格

昔虞舜命官曰咨禹汝共工咨益汝作朕虞則工虞固各一職
也而成周迺合為一官蓋司空以掌營國邑而山虞林衡澤虞
之官皆屬之矣東漢以後莫不皆然而我

朝亦畧相沿置工部掌工役農田山川澤救河渠之政令而曰營繕
曰虞衡曰都水曰屯田各有所司則凡創制不過採取以時水
之通屯種之脩咸係之矣苟瘵厥官則作為滯巧以蕩上心
占山封水以勵民禁而言河渠則或爭地於尺寸之利言屯種

則或失業於岐溝之岨者咸所不免矣 國家又何賴焉所以
然者皆以冬官之義不明也次工虞格

都邑制度

古者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
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後建王國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經涂九
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百畝之地方足以容之其制大畧如此然
必有土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又總其凡蓋重其事也而建
都之業則更有在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分營其城門涂畫治其野之位甸菁血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
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此四句本礼經
禮凡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紫宮為周

天之極然京師固為四方之極而帝王又以建惟皇之極也則宅

中區治以定四海之民者固自有本矣

都邑形勢

歷代帝王一統及偏安者建都之地已見輿地格矣此又申論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與今天下大勢而因窵其根本云

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一隅與立國未百年
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在雍州城中曰洛陽漢中興以後

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洛汴皆在豫州城中曰幽燕

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

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或偏安或不久皆無足論若夫金陵錢塘

諸處亦有都之者又不得與此四都比也而四都之中幽燕又為

勝中之尤勝蓋黃帝堯舜故都之地也黃帝都涿州之涿鹿去北

之平陽蒲坂去比京僅千里謹按輿圖以觀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前門遼

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兩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疆足欲無蹉盪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悅而外邪不好也今四體號稱極安矣乃論者私憂過計則曰歲簡九邊之卒以戍薊門徒罷於奔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上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諉河渠於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襄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平宗藩淮人苦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然若不聊生是榜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支胡西支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寇寇既蕩定如安人病起而

宮殿

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總之天下之勢不可
極安也杰則正心以正朝廷使京師無失其重而精神流貫至舉天下運於指顧之中而聯合為一體無復有壅闕者斯其為克制輕重之勢以靖四海而古帝王之垂拱而天下晏如者不越此矣

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禮記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聖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

牖戶非脩火以合土而為之斧斤則無以成其棟宇史記李斯傳

曰充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 夏書太康尸

位厥弟五人述大禹之訓以作歌其二有峻宇雕牆之成

秦始皇營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名阿房

杜牧阿房宮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注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廩粟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布帛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城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城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後人哀之而不鑿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靈帝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稅錢以脩宮室又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脩宮錢 按當時脩宮錢既取之於田畝復

取之於選調取之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康引曾而取之聖明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直直當之官不忍割下書極言香嗚呼以一脩宮之政而盡民財殺忠臣漢之日微於是矣矣

魏明帝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官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按明帝之興作也役民不已農桑失業時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

唐太宗貞觀中作飛仙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

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
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宋孝宗乾道中洪邁夕對景德殿顧謂邁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
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施令圖書
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苑囿之娛非惟不可好然
亦所不好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迂蕪陛之儀一切畧去紬繹政
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卿為朕記之邁因識其言
撰選德殿記末云陛下至勤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
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然願自強不息終始毋怠常以
今日之心為心

按合璧事類志畧曰宮者穹也屋見於垣上穹然高也殿其大
堂也形象東井刻為椒菱水物以厭水災宮之制其法已久而

殿則商周以前其名不載蓋自秦文皇帝作阿房前殿始自是而

後土木之功愈浩如漢之未央宮則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

臺鈞弋等殿皇見三輔長樂宮則有臨華温室長秋求壽等殿觀

書甘泉宮則有前殿而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閼見史建章宮則

度為千門萬戶而有玉堂璧門見漢宋孝武起玉燭殿隋文帝

營仁壽宮唐之宣政紫宸二殿宋之五鳳樓長春凡若此類

不能徧舉所紀數端咸取其足以繫法戒者焉昔人有言天子

之宮殿非令壯麗固無以重威獨不思以四海為家而遽忍竭

民之膏窮民之力以從事一室乎此有道之君惟務崇儉不務

崇奢惟事廣德不務廣居而所御宮殿惟不廢其成姑葺其舊

而已其諸仁人之言乎

闕門

按宮門雙闕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蓋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是觀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闕又有兩觀之名者何也崔豹古今注曰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上所以標表官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恠獸以昭示四方焉劉崖之說其不同如此門有端門有掖門師古曰殿之正門曰端門服虔曰正門之外小門如人兩掖故曰掖門

皇朝宮殿闕門

太祖洪武初建宮殿於南京金水橋之北曰承天門又北曰端門曰午門又北曰奉天門又北曰奉天殿曰華蓋殿曰謹身殿建文考

周制改承天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

成祖嘗擿之以為罪初詔復故久之建宮殿於北京名額如之無何三殿災至宣德中復建完嘉靖中_{三十七年}又災延燒奉天午門至端門俱盡詔重建改奉天門曰大朝門殿曰皇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左右掖曰文昭武成順門曰會極歸極弇州稿謂世宗極重天而奉天壓天字居下故亟易之是也其謂皇極等名隣於六極之說嘗疏言之其恐當進之以顧名思義之論而區區譏緯之說不必拘也

明堂制 并義

按黃帝有合宮上禮唐虞有五府上禮其制不可得而詳矣明堂制度即漢武帝之時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制以漸而文

公玉帶所上見下

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堂以漸而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
崇商言明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
四阿其言蓋皆互備然論明堂者其說紛_七其惟據經史及大儒
之言耳其制中英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
个典太廟為五室十二堂此月令所紀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
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室通
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位所紀也
其取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闕法四時九室法九
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
風此白虎通所紀也殿居中無壁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楨
也道通之以樓徙西南入舍曰昆崙此則上古簡朴之制而公玉帶
所上者也明堂之大畧如此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

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而異名皆不_心矣蓋諸侯之廟見於
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室而已天子_也寢見於書亦東房而
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室
也故宇文愷夫駁其論此康成之說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
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慶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
室則失之瀆故袁準深破其論此邕之說非也至於明堂致用之
義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似亦不同_某則取象
於新唐書禮樂志及胡氏_寅楊氏_復之說矣胡氏之言大意以為
王者向明而治故見群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明堂焉而以之
宗祀者何蓋文王既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以
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於明堂以配帝也楊氏之
言則謂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

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言九進之脩廣不能行也考工記云

度九尺之進為八丈一尺言其廣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

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帟為之以詔王居以順

月令以奉天道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新唐書禮樂

志亦曰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

時增益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肯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

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夫新唐書歐陽脩宋祁范鎮所脩也

其言必準諸禮記孝經可信禮明堂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孝經

子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胡楊之說蓋取諸此矣

城垣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聖丘夏城郎

胡氏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後有時大都不過三

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罷見而成事火見而改用水

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城郎而皆以身則妨農而非

時矣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胡傳中間分則用一段乃左傳校故事另見下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胡傳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

圉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

用於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按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夫春秋書城者多矣城楚丘不與專

封也城中城徹守微也城虎牢鄭失險也城曹季氏弱公室也

城西郭懼齊也魯晉也皆不係于工役故不紀特紀其妨農非

時輕用民力者一二事以概其它云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蔣為外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使主築

慮計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築用之具平板榦兩邊障頭立木也稱

審築稱量也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通均其略基址具餘

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漢惠帝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

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二十日而罷

呂氏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

平始版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

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

里內男女十四萬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齋送弗勞人衆

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時實何之規模也丘

文莊以為凡有大役皆知漢人此法為之則事成而民不知勞
故特紀之以為冬官法焉

百工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作結繩而為

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蓋取諸益神農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

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

睽黃帝堯按此乃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卦凡十三此特紀其三者

皆係工作之事也胡炳文曰卦之中自有器之理蓋云者疑取

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漢少時有考工室令丞主作器械有尚方令作禁器物和帝時樊
準上疏調和陰陽寔在儉節達化致理由近及遠可先令大官尚
方百工土林池禦諸官減無事之物五府調者中都官吏京師作
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
翫后妃服飾非其倫也亦近於褻矣

宋太祖淳化中令左藏一籍所掌金銀器血之屬有司言中有制
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用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爲貴我以
慈儉爲寶悉皆毀之

皇朝京城及諸造作 南京城周四十六里門十有三南曰正陽南
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
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

鳳後鍾儀二門塞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一十六曰麒麟曰仙鶴
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大馴象曰大安
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口上元曰觀音 北京城周四十里
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
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嘉靖
間以庚戌虜患築南關廟外城東西十三里南北五里凡六門
諸司職掌云凡

皇城京城及墻垣遇有損壞係於緊要去處隨即入奏脩理如係腹
裏去處於農隙之時興工律例又云非法營造非時起差人工營
造如擅造作之罪 祖宗恤財愛民之意藹然見於言表矣

河渠總類冬官部第二

夏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大山川

註曰敷分也分別上

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兗之濟河青
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
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
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
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禹貢冀州既載壺口註曰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
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之功之序則皆
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
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
其用工之本末先後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

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般其勢
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引經無多言而傳則盡禹治水之本末矣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噐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
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 註曰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

之阻則橋梁之五溝即遂溝洫澮川五涂即徑畎涂道路也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

泥行踏毳夏記作撻音猷形山行即橋夏記作攢音苟鉄如錐頭

也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九州之道陂九澤陂障也九澤大陸以

下是度九山下是也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

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於大邳於

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欺迺斷分也漢書作

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

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又安功施於三代大在而始

出峻而就平地則折之而為二大陸而下地平土既水益善貴則

播之而為九總之多其委以殺水勢故水不而底定也上事言

治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為二流今之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

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蓄濟之間於

蜀蜀守冰李姓鑿離碓古堆辟沫水之害穿渠成都之中此渠皆可

行舟有餘則用溉澆漢書百姓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

用溉田濤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

觀禹疏九遂至於會稽大湟一作上姑曰望五湖東闢洛汭大伾

迎河行淮泗濟漯 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

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

渠書武帝時河決瓠子發卒數萬人塞之天子自臨決河流自馬

渠書王墜于河令群臣從官皆負薪塞決河天子悼功之不成作

歌有皓皓吁吁軒兮問殫為河類林衍引捷石當之句于是卒塞子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

秦秋兩漢唐宋治水之效

自聖人經世之制既一廢而不復而後世智能之士始乘時而有作春秋戰國則孫叔敖起為陂而楚受其惠文翁穿腴口而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梁之詠有經古馮鹵向鄭國導涇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謡有且灌且溉長西漢則李冰鑿江以灌蜀音潘係引汶以溉蒲坂召信臣守南陽而作約防分爭鄭當時通渭渠而便轉漕足灌溉內地則嚴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兒寬穿六輔渠於內史之治白公引涇於北陽張築塘於新豐邊郡則王景重脩芍陂而廬江熟馬臻創開鑑湖而會稽稔桑弘羊復輪臺之渠甄田五千頃趙充國屯

鮮田架橋七十所在唐則若李襲築雷陂勾塘以溉田長孫祥破白渠碾磨以導渠在宋則若劉彝興水利有功而治累海聲范仲淹築通泰海堤而民政姓范許景山脩蕭何故堰即鄭公在前而白起後之意也趙尚寬脩信臣舊渠即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遺也使治水得人若是水政有不舉哉不然如昔人所謂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上糜帑庫下奪民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指鄰國以為壑說禹貢而行河者又適以滋其謬耳此閩之茗溪入太湖東坡所以托之以諷熙

寧興水利哉

東坡嘗論王安石與水利參考索十科策

黃河

河源 歷朝河患萬曆治河之效

黃河出自西域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西戎靈夏北狄諸境之水統崑崙之南九折而入於中國蓋六千七百里而遙其勢自高而下

如建瓴然道雍而涇渭諸水合道冀而汾潞諸水合道豫而伊洛諸水合會於淮而入海其流愈遠故其合愈多加以夏秋淫潦則其合益多故其流益浩猛而不可制豈束隘之門所可收者哉故其所經必齧擊而潰漲積而塞者勢使然也然自砥柱而上山麓相聯崖石峭立大河盤束不能為患自砥柱而下地平土䟽易以衝决遷徙不常當堯之時龍門未鑿水壅不下懷山襄陵其時河患在冀州禹受命首事壺口既鑿龍門河遂自西而東復折而北禹貢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九河率在河間之滄州竟雷夏既澤灘沮會同蓋自是兗豫之間多河迹矣及商都亳隨河所至輒遷以避之是時兗患在於豫州周定王時梁山壅河遂徙矜磔失厥故道漸移而東復後折而東北自是兗豫而下多河患矣漢塞瓠子築宮宣房道河北行而梁楚之地獲寧然自是東决於平原北泛於信都

曾不獲數歲之安則河患在於冀青惟東漢迄唐河不為害或指之魏鄆若不聞矣至宋時南决陽武北流遂絕而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時河患在豫徐然淮近受河之少半耳未甚害也自今末决入渦河以合於淮而勝國元用賈魯計復排河入淮夫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是合二瀆而為一也其為患安得而不甚哉洪武中河自正陽鎮名入淮繼自渦口合淮時則河患不減而運道固甚無恙也正統間河决張秋弘治間再决張秋運道遂奪時則患在北河矣嘉靖初河决曹單至末年河决徐沛運道艱阻時則患在南河矣隆慶間河决邳睢黃水行於田廬故道淤為平陸生民蕩析無孑運般阻絕無路既而復已淤塞橫决而又夾河為堤延跨郡邑諸所護守靡不周至於是河流受東漕艘復通生民奠安而兩河之間稍得休息矣頃歲

河失其行決於崔鎮

今上廟謨獨斷特置督府假以事權大司農予金錢八十萬地自河所經歷者卒自郡邑麗河者吏自升斗而職在河者悉以畀之已而又罪撓者戒中訾者寢異議者故治不踰歲蕭縣溺者新矣隄自高堰決者河自崔鎮決者塞矣隄自豐沛而南瓜儀而北延袤千里矣黃浦之役成而河崇徙矣此專一之效也然昔歲草灣之役成司空蒙上賞者曾不踰年咎者四起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又所當長慮者也

參考漢志及新科程策

治河大經

河自汴而東 帝鄉園陵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西則惠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以實京師天下之咽喉也故方欲引而西既防其有決惠通之患欲障而東又防其為陵寢之患是

則河在

國朝南不可使臨鳳泗北不可使穿濟博惟由懷孟梁宋北入徐昌斯為萬全而河之性固不必也然則為今日計者宜濬趙皮寨導河之流以入淮而水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可通此先治上流者一計也淮之安東其淤畧與新安等以全河注淮必不能容與新安之淤汭而積勢所必至此併洽下流者又一計也

此猶是嘉靖間事也

治河鄭日

我朝歲漕淮取濟黃流宋之䟽汴元之引汶皆所倚為用焉然惟南行則利漕或東決則害漕今之言治河者正利害相持之際也迺欲盡去其害而獨資其利則難之難矣蓋河非汴不涸合于淮

故漕之憂常在汴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轉而危厥汶泗汶泗定又虞其盤而危願清濟清濟定又虞其越而危厥豐沛即幸底定俱勿割則又虞其畔而不甯重為運道之危然則柰河其治之易哉此者河治漸底績矣然思患貴防於初作事當善其後乃議者或謂河有故道宜及時恢畜與復或謂當別開一河以備運道艱阻皆過計也夫奪新河之所必趨強幹而回注於已滅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也往者孫渡之役不有覆輒耶設不必然之慮以微難竟之功非所以執事也近者膠泲之後不跋蓋耶揆今之計亦曰慎豫防之術規善後之宜而已是故長堤遠護非不可以約攔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妄也則畚鍤之工當常飭矣墮崇墳闕非不可抑遏浚流然止蹄塞口之喻未必証也則柵落之具當時集矣歲當夏秋信水既漲而忽有非時之客水乘之則其

潰也必暴故平準之候人當議選矣地居河壩寸壤方嚙而即數百丈之息壤因之則其陷也必廣故巡視之番卒尚議補矣上流不暢斯騰踊而為災水之由泗入者可漸以濬之矣下流不疾斯羨漫而為害水之由徐入者可漸以疏之矣而又於青兗冀豫可田之處各正溝洫以引水之既而投其勢則治田亦以治河也衛博徐邳經漕之所各開月河以同水之橫而折其猛則漕通亦河之通也如是而又效簡經明禹貢之士俾領河堤而博求習水事者分置其屬使之共行視圖方畧待便宜經理則職任專而事功自立矣聞之江河在天地間由脈絡在人身中然則河之為患非即脈絡之病乎而擇官之說則良醫之求也由前數說則鍼石之湯之法也誠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治河節目二

一憂河憂民二堤坊河夫三鑿膠萊漕渠四柵支河修古堤五海運六省轉輸末二設另見漕運類此

因由河及
唐又附此

論者不憂河而憂漕不憂民而憂
陵寢非長策也蓋河之善溢
常在伏秋

主上功令漕者必春入洪漕無虞已惟數千里湍悍之河含沙土挾
靈吞百川而奔灌於淮口不能塞堤不能泮海不及洩則憂誠
在河矣築隄自開封至徐家莊又自趙皮寨至茶城以衛鳳泗
陵寢無虞已為河南淮右徃徃成巨浸苟貫城郭魚赤子夷桑田
而下也此其害豈小哉則憂誠在民矣隄防之謀由於河溢今河
於與陸等隄雖高與昔夾岸等夫不濬以納水而強增堤以捍水
非計之完也河夫之設歲役四萬七千有奇春護漕夏秋護隄冬
不濬河何以稱撈汰挑港也轉漕莫先於河河徒無常而歲漕有
定故後先言事之臣有鑿膠萊穿漕渠之議有開支河脩古堤之
議夫膠萊之不必鑿業已報罷矣泗
凡河故趾廢於漢湮沒於元
亡論不利於漕即以有限之財傲雖
見之功破民居損民田而何
之怨焉非美也支河之未易開業
不暇矣迺仲淹故堤起自呂
泗迄於徐瀆商民賴之亡論不害
漕即以洩水之故廢先臣之
業蕩民田耗鹺課而遺之禍焉非美也海運之說縉紳競言其驅
危沒險非計隆慶中嘗請行之而在事者以欲速遽試尋以失利
而罷獨不思
文皇興河渠之漕而不能遮洋之險豈無意哉第好事者欲棄河以
就海則不可耳省轉輸之半之議欲損漕省卒以厚天下至仁也
正德中嘗奏行之而司計者不能支乃後遂難其事獨不觀耿壽
昌陸贄有減漕平糶之議豈無見哉第買惠者全議折以廢轉輸
則不可耳秉衡者取兩說而存之則

國家不專恃河吏不至因此今日佐漕之權也

賈讓三策賈魯三法

治河之策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築
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决以觀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
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諸策大抵出于
而而立文莊公則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於賈讓三策漢京初而其
治之之術又莫出於賈魯之三法正至蓋謂二賈不失禹意也然
以今之勢今之時考之則讓之策不可行魯之法亦不行矣尋禹
故道於河入海讓謂上策已今挽河而北則運道將置之乎據陸
地開水門讓所謂中策已今自雍西建甌而下所經兗冀荆揚安
所擇陸地乎水門在在而是多與河流不相值安所分水勢乎
築堤防護謂下策已今中州而下徐沛而上堤更善瑕鳥在約

水勢乎迺魯之三法當事者踵行之殺河之流因而深之之謂疏
也歲用䟽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於因而深之之謂濬也歲
用濬法而旋通旋壅矣却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也歲用塞决
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規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河安濶者幸也二
百廿年於茲封事朝夕上曾有出此三者而建必然之畫乎亦曾
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丘文莊又謂賈讓諸人皆隨
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皆便惟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較相
似宜今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尚文所建之策大德中時河
决紀縣蒲口便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濫或開淤塞以通東隘
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
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漸蘇息矣參一統志程策
王文恪議治北河有曰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至悉

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亦無上策惟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大徑而下北過澤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日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淮使一淮煎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地勢濬為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脩水利之議獨聞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此說與黃河南徙國家之富及通前諸論意見不同然求禹故道以疏決之使東流既絕南流自微九河既道淮泗自絕不數年而判兩瀆之道亦是一策凡余聞有言曰道河使南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北則水必微微則吾以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治之夫元亦都燕也嗚關以元人而策元事夫豈不顧漕計而漫言之哉然則文恪之議亦有所本矣

楊升庵述黃河九曲河道崑崙山名地首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有為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龍首間抵龍首名地根上為管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捲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邳山名地_北為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

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
絳象河圖及源源志與貢一一皆合

漕河

王端毅漕河圖志序畧曰國家漕河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
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䟽鑿之命
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䟽
沂泗諸水以溢助之築閘諸吏以啓閉之分命剖臣以轄之命大
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軍樂於用命吳艘越艘燕商
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視為埋途嗚呼其視漢唐宋之險且
難者奚翅霄壤哉

按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碣石沂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
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於茲
乎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腸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
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
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
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至
新開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置城作斗門
以遏汶流益汨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
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
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
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
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決汶水自東北入海以智力
道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
歲運不過四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濟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倏不虞之患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者也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此陸公之見蓋欲河漕海三道並設也山東策問萬曆已巳畧言今議漕河者或謂宜開泇占以避二洪或謂宜改南流以安茶城然萬堰諸嶺勢難開鑿老河湮久力難頓復則計又將安出也諫海運者謂開膠來河可避咸山險道善矣而庶口喧騰漫無歸要或謂宜鑿黃埠嶺以避沽沙或謂鑿鑿馬家濠以脩故業然自元迄今屢濬屢止嘉靖以來兩事畚鍤勤用罔奏則計又將安從也乃其要指則謂專主漕河

便矣而潢池美兵咽喉為梗能無慮乎專主海運當矣而溟渤揚氛烟波阻絕獨無虞乎故欲漕海並治沁衛並通為此阻彼來之計是亦陸公之見也 又按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光汶沂泗諸泉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殺入漕河潰沙彎以達於海景泰四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於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亦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

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東 南水利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於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原以適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於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於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其勢惡得不平乎夫何唐末商

史簿不出宣歙以 兩湖迺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大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鉅則去者復緩其勢又惡得不爲蔽乎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於此亦蔽矣單鐳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脈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郊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為豪強之業江尾為芟蘆之區淤田村落魚慮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為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得蒞茲土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

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江以達刘家河而洩吳江北
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掣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
至於湖堤之瘠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脩復三江復以湖沙墾
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
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德者脩其成可也其下委
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
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
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嘉靖初王文恪治水牌記曰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
吳郡吳郡於東南地最下多水患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在
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泖港爲首請設官專治時李公充嗣
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 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

便宜從事功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
文沛頗如環往佐之公博該群策相渡源委東南之水成滙太湖
太湖由三江入海而又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
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
沙淤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公奉詔駐
節河上計疏宜興湖州諸闕水歸太湖無礙則川常之宜興武進
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諸閘水入江海無
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乃度地賦蠲賦後法令明一
衆心競勸功遂告成而吳淞自茆之役最大白茆之役自雙廟至
通倉皆文沛所理吳淞江之役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港口皆如環
所理始事於正德六年十月訖功於嘉靖元年四月夫東南之水
古人治之者多矣至 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則

又壞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啟濬勿縱豪強勿規小利以保之可也
萬曆 水院御史林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云江南水利譬之人身天目首也諸山溪口也大湖其胃腹三江其腸胃海其尾閘也考諸誌載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并吳淞為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而腸胃始失其利

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於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惴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脉漸微矣士人以此稱為漫水港云夫江流紆緩既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

有由然也 某恪遵 廟筭廣集眾思咨訪機宜究極形勢乃知水之併溢為災由於源之末節江之并行而至於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於是闢治江中壅塞四十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與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 公吳淞 露松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盜鉄蒲淮六磊等塘洩 澱湖一水於黃浦濬蘇之吳塘顧浦一水於黃浦濬蘇之吳塘

崑加太倉諸水於劉河復 城諸湖之小徑入於海濬白茆福山三丈 濬浦一水於黃浦濬蘇之吳塘顧浦一水於黃浦濬蘇之吳塘

諸浦九里青陽山塘雷溝等河使尚昆湖昆陵晉陵諸水徑入於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濬白鶴荆城港西汎裏河洩長蕩荆溪諸水入於運河濬五進之於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鉄猫港洩潤州上流之水亦入大江皆所以節其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於千墩堡南濬澱山湖口使湖水通徹入於吳淞又慮江水外逸乃於夏駕及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

汪吳淞可保無虞若夫練脩復則儲水以備運道經理之方大要如此

歸震川水利論畧曰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緒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由吳江過甫里經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而入海之道獨直路所謂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者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至與夫流魚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欤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淞江滬瀆壅壅不利從武康紵谿為渠滄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

為務蓋執其利勢耳故治吳之水宜專力浚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後世之論乃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淞江亦不過浚蟠龍白鶴滙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此水患所以不覓也震川論雖久精詳然大段得治水至理故縻括識之

四海九河三江九江五湖之辨 四海朱子曰地之下與地之四邊

皆海水周流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釜也又曰水流東極

墟列尾問莊亦有焦沃之号注無底之谷曰歸墟居百川下曰尾間蓋東來洩水處一名沃焦其石開厚海水注之無不焦也

博物志云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

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翰海 九河河自冀

之大陸北流入充分為九道故禹貢兗州所以首言九河既道既

順其書傳言九河爾雅曰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

道也五曰胡蘇六曰簡絮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

先儒誤分簡潔為二又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
止得其三唐人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杰音輿地記又得其
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皆無所依據至其
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溱沱為徒駭而不知溱沱不與古河相涉
樂忠馬頰乃以漢雋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
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禁也且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
平平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
為九河之證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顧求九
河於平地宜其支離而不可得也九河蘇東坡亦有辨但今制書
宗蔡沈註故九河說亦從之
三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韞理三江入海故底於定而不震
也三江註家之說極多且據書蔡註云庾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
也三江分流東北入海者為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
七十里

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
又史記正義云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者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蚬
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
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此與庾說相似 周禮職方氏東
南曰揚州其川三江疏曰三江者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即鄱陽湖復分
為三道而入海故揚州有三江也據疏則三江率在揚州之境故
宋黃氏震取稅安禮禹貢指掌畚說謂歷丹陽毗陵入大江者為
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於石城過宛入具區者為
南江此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楊升庵氏又謂
蔡黃說皆於下流求之恐非禹貢三江之說曷不於上流發源求
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

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崷山
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此據上流言自是一理然即三江
口之名權之則蔡說近合矣 九江禹貢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
江孔殷言其通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蔡氏沈從胡
氏以洞庭為九江云沅水漸水辰水叙水酉水漕水資水湘水皆
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五湖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其派有五
故名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具區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
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五湖蘇州崑經太湖接蘇常湖
秀四州界范蠡泛五湖太史望五湖即此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
陽湖洮湖為五湖而水經史記正義虞翻之說又各不同不及詳
載若王勃滕王閣序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也

陽湖蠡太湖

江河淮濟四瀆源委

河已見上

揚升庵氏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
嵩州合大度穿夷界卜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
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
江自利開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
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陝而西受
大水凡八自陝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所受湖南其諸水也又
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
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
即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
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陝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

下之水合於江者若其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
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水經云淮水
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曾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楊徐之間
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禹自桐柏導之東會於泗沂東入於
海 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始發源王屋山
頂崖下曰允水既見而復東出於孟州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
縣是為濟水歷魏公臺西南入於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又東
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又東北入於海唐李賢
謂濟自鄆以東貫滑濬鄆濟青以入於海宋以下率在豫

潮汐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綿南
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

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
陰之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也 余襄公安道名靖曰月之所臨則

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夜臨於四極故月臨卯西
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係

於月蓋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奇故大陰西沒之
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

一夜潮登潮自一日午至八月自望而晦常緩一晝潮夜潮自一

日卯漸差而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
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來去亦稍盈虛消

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
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
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此天地之常數也 橫渠張

子曰地有升降謂地氣有升降也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天地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此上雖為寒暑言然必本此說來方見完全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湖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相望其精相感註曰一歲之中自子月以後陽氣日升地氣日降則為春為夏而日以長陽生陰下故曰虛自午月以後陽氣日降地氣日升則為秋為冬而日以短陰上陽下故曰盈此一歲寒暑之候皆於地氣之升降也至於一月之內自午時以後陽升陰降則旦而潮生自午時以後陰升陽降則夕而汐至此一晝夜之盈虛升降以潮汐驗之為信也然間有小大之差者蓋水一月之屬朔則日月相會望則日月相對陰陽相感此潮汐之所以大也

海潮說有謂天河激湧葛洪說地氣翕張洞真正日出海而衝擊盧

海潮賦山為湧而濤隨論師是蓋穿鑿不根與海鱗出入山海經神龍

變化浮書者等耳若謂水隨月之盈虛續叔蒙月過天而潮應

論地脉隨氣進退王名論元氣與地浮沉高麗云及隨日應月燕

大一地二昭翕張循環史伯血脉往來即此數說似各一理高麗

圖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多論之而率未之

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秉水力

與天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

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

皆再且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以大小當卯酉之

月則陰陽之交也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

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朝之大也獨異於餘日燕肅曰潮汐大

率元縣嘯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蓋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朔魄初三日月未盛時虛於兩弦上弦初八九息於朏朏見西方日朏日朏初見故潮有大小焉 宣昭之說大率與燕肅畧同惟末東方曰朏云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為小異耳 史伯璿曰河畚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是北乃水之定位故潮自北而南則為長自南而北則為落而潮有長落者以氣有翕張也方其氣之始張於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張之盡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上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上盡復翕則潮又張而落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潮之一來一往應期不爽此理之常也此說揚

升庵述丘慶機論海潮曰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據此則海潮應月之說郡光與前諸言隨月消長者信矣然嘗閱嶺外錄有云欽廉之潮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隨其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又廣西誌載桂林府聖水巖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則又有不可知者若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又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要之潮汐一事最為難明如諸所論潮汐者多大儒學士其為說不定如此且只槩論其理而毋鑿焉可也故以郎瑛近理之說終焉瑛曰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血之以氣往來於脉故水有潮有不潮者

如人身之血有行脉者不行脉者也時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即春夏弦洪之不同也至於潮必東起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也百川之水盡赴於東返本之義焉如人身之血氣必歸源於中焦亦契於寅時生氣之際也是說雖未必然然矣

溝洫類

五溝 按周禮遂人治野匠人為溝洫各言五溝之制五溝者謂遂

溝洫澮川也遂之廣深各二天而溝則倍於遂洫之廣深倍於溝

而澮則又倍於洫川則又倍於澮其制大畧如此詳見田賦類然遂人

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古畧陳傅良

曰畧者播種之地一畝三畧一夫三百畧畧從則遂橫遂橫則溝

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為通

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寒而寒則

無旱乾之憂於以時決塞豈特通水而已哉

溝防 按周禮匠人云凡溝逆地防音勸謂地謂之不行水屬謂為

不理孫謂不順勢也謂之不行凡行奠讀曰水箸折以參伍行三折

行疾 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滲之

王昭禹什之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

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為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

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為溝者水必

救蓄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滲液之而無

所决以其因地勢故也言水利者明此兩言而又盡心力為之旱

潦可無患矣

溝防溝遂列澮 按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

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鄭玄釋曰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豬蓄水者積之以陂池以禦旱也以防止水者增其堤堰以防決也以溝澆水者使水通行而灌注也以遂均水者以夫間之遂均布溝水也以列舍水者壅其町畦堅不決也舍謂水也以澮瀉水者以會通諸水達之川也夫遂人匠人既詳溝洫之制而稱人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如此則雖天時之旱溢不常而地利之漙瀉有節矣此農之所恃以無恐歲之所由以屢豐與

溝洫總論

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体非復為有矣故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畝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利不可使一息雍闕則一也故成周溝洫之制與井田並行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

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會其指膏腴之地以為溝洫者凡幾也小司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謂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百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者凡幾也成周之君豈不愛高腴之地賦稅之入而棄以為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也然其所以得溝洫之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匠後稷之功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稱人俾專儲蓄之利夫既有以浚之又何以積之此所以旱澇均無患也自經界之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至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遂遺無窮之害矣其間雖有才智之士如漑鄴涇引渭引

洛葉鑑湖疏雷陂俱詳固皆足以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
公家之費然總之趨時務功而用其私智以經營之其利澤不博
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也故論者以為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
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一一如古人之制耳宜少
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土此在文非論北方之地所宜
備各隨地勢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開
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
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令業田
者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正月後官府遣人督其開
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則不惟霖雨不能為害此為北方言而
亢旱亦得引水以灌溉矣此某為南方言如是而又遣治水之官疏
通大河使無壅滯則水之患可常弭而田之利可常豐矣豈但小

小利澤及於一方一時已哉此亦王政之一端也某敢以是廢其
氏之說

岸塍

此專為東南下地言蓋古今論者所不及也
其親其利害所係不小故特為詳言之

國家倚辦東南財賦而我蘇松之賦額又甲于東南頃地處下游古
稱澤國蓋平時既雜受杭嘉昆陵諸路之水而潮汐往來之處浦
塘又多雍塞故時雨淋漓輒駕堤上而濱湖近海之處被害尤劇
此豈獨不濶浚之故哉亦以障捍之無策也蓋有司既困於簿書
期會之繁而又格於因循積習之論故於水務每疏濶不詳至於
岸塍雖亦令業田者脩築然人情恒懼一時小費而不顧異日大
害故多苟應故事夫岸善崩平時風浪之衝激侵蝕既已不鮮迨
經霖雨則連洛盡圯而稽夫束手號籲無門矣故當事者首務固
在經理幹河之大且要者其次則疏支渠築圍埂急焉撥郡縣脩

築必嚴厥令必責厥成相稅宜授方畧視空隆準事物計田授役而公家亦贊以錢穀其為岸必高與廣等上廣若干而下內外各加三之一其當蓄而易潰者則斷木為檝甃石為址必期於雄固而後已如是而又歲上脩之俾勿壞則水潦有備而沮洳之區可與沃壤並矣苟徒曰理河道足矣而於岸塍漫不加意則雖得之於河而終失之於堤頃頃髮頃後諸塘浦後豈備災万全之策乎夫國需取辦常在目前而里閭利病常在千萬里外不悉畧所以備災者而徒一切責賦於受災之民則百姓沅轉何時可夷而軍國儲蓄亦何能常足也故某於溝洫之外復著岸塍之說蓋詳於人之所易忽以備言水利者採焉

屯田 營田

按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犁趙充國欲困之之零既罷騎兵所留盡弛刑應募又淮南汝陽步兵唐因軍府以置 營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三或屬司農或隸苑內或分諸州 軍鎮或以御史蒞輸或有警則以兵千人助又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而屯官賦其等為上下他如張掖之屯臨羗之屯許下之屯陳蔡之屯漢其屯皆以兵也如東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藉州郡戶十之一以為屯唐李絳請營田於振武王起營田於靈武商侑以流民營田於義昌其屯皆以民也然屯田之灋非內外得人則不可行趙充國屯田魏相竇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竇主之此內得人以讚其議者也委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被袴以率先士卒諸葛亮屯田渭濱使兵雜於居民之間百姓按堵無私此外得人以督其事者也有謀國如理家者可以究心於此矣 又按屯田因兵屯得名

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畧如晁錯塞
下之制故以營名試以宋事言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間
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中李允奏改保州定
營田務為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
務兵各隸其州以為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然咸平中營田襄州
既而又取鄰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寧間屯營多在邊州土
曠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於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而官莊之名
最後迺出亦往七雜兵民也其間又有牧地者本收閑地以給牧
養後亦稍取可耕者為之田而邊地荒棄者又立頃畝招募往耕
大抵名雖殊而制相入也

屯田便利暨

皇朝屯制 按屯田之設其利有三一曰固守禦之備趙充國之策

是也二曰省轉輸之勞諸葛亮之策是也三曰足國家之用郭元
振之策是也屯田之制其說亦有三兵屯而不戰則可以耕如孔
明公瑾涓濱之屯是也議定而不搖則可以耕如充國棗祗許下
之屯是也命將帥而先士卒則可以耕如郭子儀姜師德之屯是
也然自古屯營之田此下參或明兵或用民皆是於軍伍之外各
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於衛所在有閒曠之士分軍以立屯
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每軍受田二十畝納
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降殺於正軍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
粮子粒則司於戶部又各道異設風憲官以提督之誠重其事矣
補意止也然論者以為屯政之不綜也始傷於嚴而卒壞於寬也因習
之故非一日矣自父母侵有而子孫以為世業雖左驗甚明而至
死不心服自富其家乾沒而告訐 橫行不止雖有至明而亦不克

之法不行兵久駐屯依憑威虐兵實病民田屯相遠形
六本得田民亦病兵當事徒見其相戕而不見其相濟或
田可罷清查可已不知天下無不弊之法而有善通變之人
為之科制年以久近定限屯以遠近遞遷見存之田履畝而
正界服農之兵間歲而代更亦庶乎其可矣其次則新屯之增置
如南之斥鹵北之莽地凡可懇者皆隨地勢以分田且無擾田之
害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不能為害者不然科制不早定則將
與見存之田而并失新屯不增置則矣可興之利而不求而屯政
愈不脩矣若夫將校以管屯田為責者率優游以自逸監司以督
田為務者止憑信于簿書此今日之通患而不可不加一飭勵者
者也自屯政不綜至此猶宋人有言國家閑暇謂虜安靖是
時少為根本也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腠肉郡之膏無備焉



原件短缺

P25以后缺

